

PVC MOVIE NEWSLETTER

Mar 27th 2015 ISSUE 14

獨立中文電影社

CIFS PUBLICATION

CIFS Documentary Series Officially Released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 Documentary (42min)



Rethinking China (19min)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ents at UIUC Campus (22min)



Four Universities in China (22min)

Happy Spring!

As many of you have known, CIFS has produced a documentary series in winter and now all of the videos are available for public viewing online (click the left column). Supported by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CIFS members organized the series around the community and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UIUC campus. The major video,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for example, is a forty-minute story featuring a second year architecture student from Ningbo, China and his struggles. *Rethinking China*, the second video, is an in-depth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changing consciousness of on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iginal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discussion included students on campus and also graduates who have returned to mainland China and experienced the so-called "counter cultural shock."

Well, we hope you like them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work.

Sincerely,
CIFS Board

New Drama Project Launched



PVC movie team working at UGL

CIFS members have launched a new creative project right before the Spring break! The short story, untitled for now, is written by Kunyang He, about two university female students and their minor dramas in romantic relations. The filming will be done in April and screened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ay tu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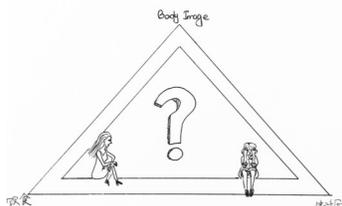
看颜社会：你还有什么选择？

你是否也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员？是否时常感受到来自外貌的压力并且通过减肥与手术的方式来达到心目中满意的标准呢？甚至改进外貌已经成为你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凡康庄大道总会有岔路，引向的是危险的极端。其实社会上的很多公众人物就是很好的例子，大S，郑秀文等等很多明星都因为减肥或低谷期患过厌食症，而2010年超女王贝整容致死一案更是轰动社会。明星是特殊群体，她们的困扰恰恰是我们的放大版。近几年来，微整形减肥术等等风靡亚洲，但是在这些美好的表象之下却是潜在的隐患。手术总是存在风险，药物也会有副作用。而更多的是心理上也有可能让爱

美想帅的人们更加依赖这种人工的美丽而走入无法自拔的地步。

然而，对美的过度追求应该完全归咎于我们自己吗？心理君认为我们所承受的来自外貌的压力与社会脱不了干系。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改变。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为基本温饱忧虑的日子，富有的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又加之媒体所展现的名人文化，人们越来越



越关注外形的提高。

不过，社会给予男性以及女性外貌上的压力却是不同的。女性承受着远比男性大的压力。因为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用事业和财富来衡量男性，却用外貌和青春来衡量女性。当然男性也并非完全是外貌压力的幸存者，现在的社会审美趋势对于男性的外貌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无论读者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思考一下，你是否也看到了这种外貌上的区别要求？而如果你是一位男性，是否也在为如何成为一个有肌肉的高富帅而烦恼？

西方文化也对中国社会的审美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问起大家心目中的美女标准，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这样的组合：白润光泽的皮肤，大眼睛，瓜子脸，

精致小巧的高鼻子，樱桃小嘴，高挑的身材。而这些都潜移默化中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在问卷中我们也有加入这类的问题，下图3可见只有4.69%的人认为西方文化完全不影响中国人的审美观。而因为人种的基因问题，以单眼皮，并不那么立体的五官为特征的中国人在追求这种审美标准时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亚洲人特别是女性往往以娇小纤细的形象示于世界。所以一些略微丰满的亚洲女性在审美西化与刻板印象的双重压力下往往会更觉困扰。

(本版特约作者：尤美容。特别鸣谢CSSA及心理咨询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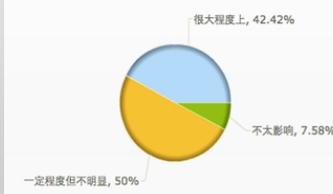
LOCAL SURVEY

你是否曾经尝试减肥？你是否曾经不满意自己的外貌？你是否觉得外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社交生活？你是否会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来使得自己的外貌更加完美？

CSSA心理特刊小组最近在微信上发起过问卷调查四个问题。在本校参与的66位中国学生中，得到如下结果：



你觉得身材和外貌如何影响着你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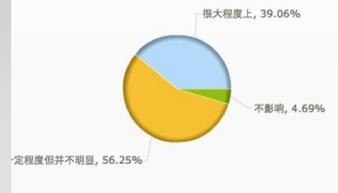
你是否会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来使得外貌更完美？



如果你觉得自己因为外貌而感到无比焦虑，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将提供免费和保密的心理咨询服务。详情请联络：

counselingcenter.illinois.edu
217-333-3704
206 Student Service Building.

你觉得西方文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审美观？



浅谈中国市场化经济下的独立音乐

张悦能

在我有限的知识水平里，中国独立音乐初展雏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批有风格，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人崭露头角，掀起音乐界的新浪潮。他们大多有自己的音乐取向，年轻叛逆，受到一些西方音乐的影响，未曾接触和熟悉主流音乐市场，坚持自我。源于激情，作品创作到制作的全过程都由本人完成，难外界干扰。风格从来都不是现存的，是后话，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赋予的随机的一个代号。一种概念渐渐具象以后，存在越来越被人感知，形式特征越来越明显，我们就会用其明显特征归类，最终选择一个概括性的符号语言来代表。在独立音乐萌芽之时，一些媒体、杂志也兴奋于这样一种新文化，为了彰显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广泛的见识，这样比较新的概念成为了关注的热点。在这样多介质的传播环境之下，独立音乐这种风格被催化着渐渐成形。

我喜欢把社会比作一个容器。政治经济决定了这个容器形状，而文化就如同水，形状由容器赋予，流动性也受到这个容器的限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渐市场化；在文化领域中，大众品味作为主要因素，运筹帷幄，在市场上有着显著的导向作用。

独立音乐作为一种比较新的事物，纵向发展的范围比较能够在我生活阅历企及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虽并不专业但因涉略过一些，也想就我所知任意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悟。我看到目前许多原本优秀的独立音乐人渐渐被市场接纳了以后，原本就存在的一个庞大，无法改变的体制在控制他们走向主流，试图去迎合市场的喜好。进入市场，可变因素也不是只由创作人单独控制了。他们必然会有创作团队，制作团队，公关团队等一系列体制之内的东西。从此，每一个环节都有其他专业人员加入，原创性必定被破坏。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员，也就是指在这个领域、市场有一定经验知识，懂得应该如何运作的人，则会对最初的作品进行市场化的操作、修改、添加或

者删减来制作出符合规律的元素。从而，最终的作品往往和创作者本人的意愿相差甚远。但这个时候，原创性往往屈服于专业性，屈服于规则、经验。许多原创者本人发布于网络的最初作品和成品比起来，虽然说前者往往显得粗糙，后者在制作上技术上精湛、成熟，但却缺失了很多风格、创作人自己的特点，多了很多不必要的点缀，一些为了讨好听众而画蛇添足的累赘元素。经过这样的



过度包装，成品的过程像是音乐生产的流水线，而最终的产物已经远远不是作品，而成了商品，向你展示着卖点。谄媚地讨好，我比较反感这样的音乐。

一个音乐人的作品是否能受到主流市场的青睐，关系到音乐人人的利益、名誉。希望被认可可是人之常情。但很多原本优秀的独立音乐人渴望被市场接纳而为此去迎合整个机制。那些被市场接纳的，带着众望进入市场，音乐难免商品化，与独立音乐的概念渐渐渐远，流于平庸。而一直没有被接纳的，则因没有立足之地而淹没于大众。所以，感觉独立音乐越来越变成一个瞬时的概念，

或者说非常边缘化。很多好的独立音乐人都是昙花一现，最后殊途同归。这是我看到的众多独立音乐人所经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在变成一个规律。

可能因为这样的现象慢慢普遍，现在也出现了一些独立音乐界的唱片厂牌，规模在逐渐壮大。这些公司致力于为独立音乐人制作唱片，推广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音乐人的创作风格。但这样的厂牌公司，事实上也是属于市场的一部分，也在运营着已成熟的机制，免不了要走规则、程序。公司作为盈利机构并不是在做社会运动或者公共事业，仍然要考虑自己的生存而去迎合他人。只不过在此，这个“他人”有了固定的人群，即独立音乐的爱好者。而公司作为商业个体，同样也有自己的喜好偏向和在音乐上的取向。在选择艺人方面，他们也会希望艺人有明显的特点来作为自己品牌的卖点。过度地坚持这样的卖点，会导致各种团队在制作音乐时的扭曲。而音乐人自己也在无意识中的向这样的喜好靠拢，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创性。

好的音乐人，能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作为个体，去创作出独一无二的音乐作品。如果只想创作出好卖的作品，那音乐的多样性就在一点一点被破坏。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音乐人的存在，只要找一个对市场熟悉的人批量流水生产就可以了。所以说所谓的为独立音乐人而存在的厂牌公司，仍然在运营一个大同小异的模式，无论其中的团队有多了解独立音乐，多么致力于保留音乐人的特性，仍然有外界的介入，早已不是纯粹的独立音乐了。这样的厂牌实质上只不过是市场的一个分支罢了，是市场大棋盘之下的一颗小棋子。

如何面对日渐市场化的音乐工业，是考验一个音乐人是否有独立精神和态度的最好方式。

(作者系本校商学院大一学生)

掌握一门武器比清谈兴趣更重要

郑可欣

毕业之前我一直没想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其实，是没去想。学文科的同学之间经常流传一个笑话：拿一个人文学士学位，回家种田吧。这反应出人文类本科学位的尴尬境地：一种青黄不接，上下不挨的状态。对于进入更为严肃的学术领域，我们只不过有一层薄薄的基础。对于进入更加真实的社会，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概念显得“天真”且“不合时宜”。

对于像我这样不善社交的人而言，似乎走学术的道路看起来比较合适。GRE也考了。但我清楚我并不适合学校这种机构。研究生在我看来和普通的公司职员没有大的区别：需要逐级晋升，需要评审考核，需要操心课题经费，必要时也要拉关系。这些琐碎的事情将占据做研究的时间。大学不过是换种形式异化人的机器，因为现在的大学越来越趋向公司化管理。我不敢保证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努力培养出来的那点兴趣能维持多久。但我敢保证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逐渐变得怨怼与癫狂。而且，很多时候，像我这样迟疑着不愿踏进社会的年轻人，基本上是由于一种对社会的不确定和恐惧，在这不确定和恐惧里又参杂着蔑视。恐惧来源于我们之前都没有真正地“生活”过；蔑视源于我们接受的批判性思维训练让我们自大地以为我们高于普罗大众。所以一部分人不断推迟进入社会的时间，逃避与社会的正面碰撞，给自己迟迟不能社会化找借口。那么进入社会呢？是不是这条道路必然会指向不断庸俗化，不断消磨意志，不断趋向犬儒？我也担心这一点。要进入社会，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太难了。在一个如此同一化且不宽容的环境里，保持个人独立将耗去我们大部分精力。生存的技能与社交的技巧都能学到，持续面对灵魂的拷问才是痛苦且艰难的。

那么，去当一个艺术家吧。当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电影人，一个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不依附于任何机构，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说话。甚

至要跳出来反对他们。大概心中有火焰的青年都是热血的理想主义者。在学校时他们尚且能够不考虑现实因素，毕业之后却纷纷倒戈。难怪人们常说，最激情的时光是大学时光。但是难道理想主义只是青春的一场虚幻盛宴吗？难道它不应该作为一种使命被传承下去吗？我不明白为何人们总认为精神知识的生产与物质世界是完全分离的。难道用于创作的纸和笔，画布与颜料，书籍和笔记本不是物质吗？任何思想都需要物质



作为媒介来传播。作为传播者的人恰恰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严肃地考虑他们生存和工作所需依赖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这个时代单纯只从事写作变得不太可行，至少在初期是这样。并且我也不赞同，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她/他所能运用的工具仍停留在纸笔上。那么为了挣得生活所需，以及增加自己的力量，学习一门手艺或一项技术变得必要。这在现在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容易。资源的逐渐多元和开放让我们得以探索和学习任何我们感兴趣的领域。但是这种开放的平台也容易呈现出碎片化和肤浅的特点。相对比起学习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才不至于迷失在庞大混乱的信息里。

最开始时，我对于技术性的工作抱有一种莫名的非理性的抵触和歧视。我觉得它们低于创作性工作，只是重复同样的动作罢了。但这其实和学英语时先学字母和基本语法是一样的，需要不断练习积累好几年才能最终写出一点像样的东西。这个过程在初期就是枯燥的，机械的，无创造性的。但取得成绩需要

的就是这样一种原始积累。我们需要坚定的意志和执行力，仅有兴趣远远不够支撑我们走完这段旅程。我的同事经常对我说，你要对工作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干得好。大家似乎都被一种“做你热爱的事”的宣言给洗脑了。这句带有浓重资产阶级气质的口号暗含的意思其实是，那些基本，必要，但是重复且无创意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比如售票员，清洁工，和服务生的工作。我相信没有人会热爱这样的工作。绝大多数时候它们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罢了。我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但我认为可以借鉴一部分这种观点。对于我并无多大兴趣，但对以后的发展极其必要的工作，我需要，也必须克服缺乏兴趣导致的怠惰。而且随着学习的深入，说不定我也会培养出兴趣。即使是我喜爱的阅读和写作，也曾让我长时间遭受过折磨。我们需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工作。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兴趣”和“爱”这种小事实在不值一提，因为它们实在是一种过于脆弱的支撑力。仅基于此做出的决定无法经受住长期的审视和考验，且是幼稚鲁莽的。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应来源于我们对现状的不满和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如此，我们才会不断寻求解决的方法。

那么，回到我认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具备多种技能的观点上。一个只会写文章的知识分子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有限的。大众的平均受教育水准决定了他们无法深入阅读长篇严肃的文章。且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又碎片化的时代，人们更乐于亲近影响，行为艺术，标语和歌曲。它们对大众的要求更低，且阅读它们需要的时间更短。一部电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广泛传播，并掀起全社会的热烈讨论。这些灵活且富于表现力的形式，能够赋予知识分子们更大的主动性。我们可以运用更多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表达我们的不满，愤怒，和困惑，并带动更多的人进入讨论的空间，纸笔之外，也是时候更新一下我们的武器了。（作者系2014届艺术史毕业生）

大物实验最后一课

楼锦阳

上海已经下了20多天的雨，我的鞋子和袜子就一直没干过。

颓废地拖着湿冷的步子，我来到实验6楼上大物实验课。教这门课的是个年轻的老师，叫路明。记得上学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穿着运动衫和篮球鞋，像个大学生，许多花痴女生特别喜欢他。我也觉得他很不错，毕竟他很年轻，接触的事物也和我们差不多，经常会说些网络上的东西，大家也都会会心一笑。

今天我一来就发觉有些不对劲。路明低着头在看一本黄书——不，一本黄色的书。人都来齐了，路明放下书开始讲课。我瞥到那黄色封面上有三个字：张小砚。

路明讲话腔调古怪，时而低沉时而洪亮，花痴女生说他嗓音有磁性，在我看来像是他嗓子里有痰咳不出来。

“今天是我带你们的最后一节课。”路明轻松地说道。

我似乎听到后面女生惊恐的低声尖叫。

“因为，我们物理组有个女老师……”路明的嗓音低下去了。

“——她怀孕了！”他的声音又突然拔高了。

然后路明又扯了下蛋，不对，是扯了下淡，告诉我们女博士的悲惨等等。。。然后说你们可以开始做实验了。

尼玛，可以开始做实验了？悲剧的历史再次上演，我他妈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所有人都忙活开了，我看着我眼前一堆电路元件手足无措。然后我对面那两个少年已经开始疯狂地记录数据并不断交流了，我不甘示弱，偷看了下他们，仿效着连接了下电路，也开始记录数据，虽然不知道自己正在记录些什么，但是滑动变阻器一移动，电流表读数一变，我就兴奋地将其记下，权当我是真的在做实验了。

不幸第二个实验连偷看都看不懂了。我问对面那个热火朝天的少年，要干什么。他疯狂地按着计算器，回了一句：欧姆表替换。尼玛我当然知道是欧姆表替换，但怎么替换啊！我小心翼翼地继续问：怎么替换？少年很耐心地告诉我：替

换8到9。我哭了，转过身问低头看黄书的路明：“老师，这个8到9怎么替换？”路明淡淡地告诉我：“移动到9上”——“”“”，我顿时觉得自己智商无下限了，一个个都尼玛算神马回答啊，我他妈怎么就听不懂啊，我要你们手把手教我啊！为了我的尊严，我忍着内心的痛楚对路明的回答表示了肯定，转过身独自带着蛋蛋的忧伤处理那一堆线路。终于在思索5分钟无果之后，我给对面那个嘀哩咕噜嘀哩咕噜核对数据的少年跪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恳求他手把手教我该怎么做。少年果然是个热心人，调用了四分之一的智商告诉我步骤，顿时我豁然开朗感激涕零，屁颠屁颠地跑回去摆弄仪器，也装作热火朝天地记录些莫名其妙的数据。

最后大家都做完实验走光了，实验室只剩我和一直在等着我好下班的路明。我拿着那张涂涂改改多次，布满一团团翔的数据记录表给路明，路明也不看，潇洒地签了个名。但是此时我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和好学精神——当然，均来自我对期末考试畏惧感——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必须告诉路明我的困境。

于是我战战兢兢地问路明：“老师，我这个大物实验真心不行。这不，您又要走了，没您罩着，我怎么活呢？”

路明把黄书一合，抬起头，眼睛一和我对上，我立马感受到一股无比强大的气场，这是刚毕业来教书的年轻教师不可能拥有的气场，我赶紧低下头，哆嗦起来。

“你想说什么？”路明的口气似乎不是那么严厉。

“还不是为了GPA嘛……”我微微抬起头，谄笑道。

“我们大物实验只有1学分，没那么重要。”

“可是……可是我要出国……”我着急暴露了真实的目的。

“哦？要出国？去哪里？”路明的语气一提，好像突然来了兴趣。而且他喉咙里似乎没痰了。

“美...美国，是，是要去美国...”我语无伦次。

听说最近《三体》电影要开拍了，张静初饰演叶文洁，引起了网上的激烈讨论。有人问我怎么看，我没有回答。你们可不要到时候弄个大新闻，说我不赞同张静初演叶文洁。谁适合演叶文洁，又不是我说了算的。我就引用下书里面两个人物的话，不表达任何观点：

「没关系的，都一样」——章北海

「主不在乎」——破壁人

“哦——是美国啊……”路明的语气别有一番味道。我顿时感到背脊一阵发凉：美国怎么了？

“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去美国？”路明突然问道。

“啊？！为什么？”我吓了一大跳，抬头撞见路明的眼神像钢钻一般刺向我，顿时大惊失色，退后两步。

“来，小伙子，坐下来。”路明的语气缓和了下来。

我赶紧哆哆嗦嗦的拉过来一把凳子坐下。谢天谢地，他若不让我坐，我都要站不住给跪下了。一边我又骂自己吃饱了撑着来巴结路明，现在好了，连食堂的饭都赶不上了。

路明微微一笑：“你去美国深造，是为了学知识报效祖国呢，还是造福全人类呢？”

妈的，这是我刚刚稳定心神想到的理由，没想到立马被看穿了。但是我能怎么样呢，我只好吞吞口水点了点头。

“其实啊，我知道，你们没有那么高尚，你们都是为了自己。你们是为了过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所谓美好生活。”路明叹了口气。

我心里暗骂：这不是屁话嘛，不管出不出国，以后毕业了不都还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取个好老婆嘛。你倒是假清高起来了。

“但是你们都被骗了！”路明又提高了声音。经过多次惊吓，这次我反应没那么强烈。但是，“被骗了”是什么意思？我头皮有点发麻。

路明看到了我眼角有疑惑滑过，摇了摇头，望向窗外，那里小树在凄风苦雨中拍打着窗户发出被蹂躏的呻吟，我看到路明的眼神中充满了一种类似绝望和渴望混合的翔状物，突然间他显得无比的苍老，像是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良久之后，路明转过头来轻轻地说道：“天朝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未完待续）

（作者系2014届材料科学毕业生，微信号：锦星）

